

## 第四章 《異象》所表現的東正教神秘性

神秘性(мистицизм)是俄羅斯東正教繼承東方教會與自我民族特性下，具有吸引目光注視的特質。雖然神秘主義在理性高漲的時代常被忽視且擱置不談，但追求真理的神秘主義，長久以來就擁有人類精神世界的豐厚價值，在今日的社會應當留予它一席重要之地。因此在這一章節中，在那保有古老東正教信仰傳統的舊禮儀派中，作家諾索夫留下神秘經驗寶貴紀錄的《異象》，是如何在他的神秘經驗中、在象徵的文字中展現東正教具有的神秘性。此外，這種的神秘性，在信仰中又具有何種的地位？

### 第一節 《異象》中諾索夫的神秘經驗所表現的東正教神秘性

#### 一、神秘宗教經驗

在各種宗教文化、各個不同的世代裡都會有為數可觀的人曾經擁有某種可稱屬於「宗教性」的經驗(religious experience)。這種經驗並沒有固定的形式，從單純對「神聖」(divine)的感受，到神魂超拔，<sup>1</sup>以至通盤的神秘主義。<sup>2</sup>因此，在經驗中，除了經驗者外，必定有「神聖」的參與。然而這裡的「神聖」不是單指基督信仰中的上帝，還擴大到各種宗教中的神聖概念，因此包括了原初的、無所不在的、最真實的源頭等概念。但是面對神聖時，經驗者被要求當以莊重嚴肅的態度回應，而不是詛咒或嘲諷。<sup>3</sup>詹姆斯·威廉(James William)認為宗教經驗的對話者乃是「不可見者」(the Unseen)。在個別的宗教經驗中，「不可見者」被確信為實在的，並決定著某種「不可見的秩序」，而人的「至善」就在於使自己與這個秩序調整到相互和諧的狀態。換另一種說法就是，根植於心靈上的宗教態度是奠基於這

<sup>1</sup>是一種非常態的精神狀況，可能過度喜悅或悲傷，當一個人忽然徹悟某種超性的價值，或者某種超自然的美時，由於精神承擔不了，因而喪失一切物質的感受和知覺。

<sup>2</sup>輔仁神學編譯會編，《神學辭典》，頁 369。

<sup>3</sup>詹姆斯著，《宗教經驗之種種》，頁 43。

種信仰與自我調適的過程。<sup>4</sup>經過這種過程，經驗者與其對話者便出現一種動態、神秘且個別的關係。詹姆斯為此還援引了「磁力」與「鐵棒」的古典例證來說明：神秘的關係如同一根被強烈賦予內在力量而散發著磁力的鐵棒，儘管這磁力摸不著、看不到，也沒有任何可呈現的感官知覺。而且，如果在鐵棒的附近用其他的磁鐵移來移去，激發鐵棒的磁力，鐵棒就可能有意識地被造就出不同的態勢與傾向。然而鐵棒永遠無法對那激發它力量的媒介給予一個完整的外在描述，但這力量存在的每一部份都可以深切地感知到這個力量媒介的確實存在，以及這個媒介帶給感受者（如鐵棒）的生命意義。<sup>5</sup>經驗超乎理解，且難以用言語形容，但神秘宗教經驗在宗教信仰中的角色卻是至關重要，因為實在且充滿力量的神秘宗教經驗是信仰的核心。

### （一）神秘經驗是信仰的核心

隨著歷史的演進，宗教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時期佔有一席之地，而人類也在各種宗教制度下，遵守各個宗教沿襲下來的教規與傳統，進行崇拜的活動與儀式，但是這些都是「二手經驗」的宗教生活。即使敬拜的儀式有可能培養出神秘的宗教經驗，甚至達到宗教性的狂喜狀態，但是它不見得必定會構成神秘經驗。<sup>6</sup>這種因循制度而來的宗教經驗並不引起詹姆斯的興趣，他認為，若想探究宗教現象的內在本質，唯有進入那「個人經驗的宗教」，因為比起神學或是教會制度，個人的宗教經驗要優先於兩者且更為根本。<sup>7</sup>對詹姆斯而言，他所選擇觀察的個人宗教經驗，是一種最激動、最誇張、強烈有力的經驗。

不同於制度性宗教注重的是神聖性的營造，表現出崇拜、獻祭、神學、儀式和教會等，相對地，個人的宗教經驗注重的卻是與神聖的直接來往。在這樣的個人宗教經驗裡，雖然神學思想也是相當重要的角色，但是激發個人經驗的並非儀式，也就是說，在個人處理他自身的宗教經驗時，教會、

---

<sup>4</sup>張志剛，《走向神聖—現代宗教學的問題與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18。

<sup>5</sup>詹姆斯著，《宗教經驗之種種》，頁67。

<sup>6</sup>賴妙淨譯，崔默著，《宗教學導論》，頁416。

<sup>7</sup>張志剛，《走向神聖—現代宗教學的問題與方法》，頁116。

神職人員、聖禮以及其他的「中介者」都降到了完全次要的地位。這時是人與「超越者」的直接關係，是靈魂的直接溝通。因為，各大宗教或各種制度性宗教的創始人，最初無一不是通過個人與神性的直接交往而獲得他們的力量的。基督、佛陀、穆罕默德等宗教創立者是如此，連基督教裡面的各宗派的創立者也是如此。而且一旦宗教制度建立，日後便會沿襲傳統而過著一種守舊的生活。<sup>8</sup>

## （二）神秘經驗是實在的

倘若詢問有神秘宗教經驗的人：這般的經驗是真實的嗎？他的回答肯定是「實實在在」的。因為，神秘主義經驗客觀性的前提就是從自我出發，就是靈魂的接觸或晤見。例如前往大馬士革路上的掃羅，遇見了耶穌基督的召喚。那不是他主觀幻想或錯覺，而是基督實實在在的異象，但這異象對其他同行的人卻不能理解，雖然他們也聽見了基督的聲音。這時在掃羅心中的感知，是清清楚楚明瞭這經驗的實在性。<sup>9</sup>對經驗者而言，這樣的實在感受，是一些對真理的真誠感受，這種感覺所啟示的實在是無以辯駁的。雖然，有些人可能完全沒有這類的感覺。但是對經驗者來說，這神秘經驗的感覺像任何直接的感官經驗一樣真實與可信，而且比理性邏輯的論證更真實。

既然宗教經驗極大程度具有神秘性，對理性主義思想體系而言，顯然是無法接受。按照理性主義的一貫主張，所有的信仰最後都必須為自己提供明確的根據，而這些根據必須包括下列幾點：1.可陳述的、明確的的抽象原理；2.來自感覺的確切事實；3.基於此類事實而做出的明確假設；4.確切的邏輯結論。即便如此，詹姆斯認為，個體化的神秘經驗要比理性主義提出的要求更具真實，更可靠。因為神秘經驗是深層的，而理性的認識只是表面；若從信仰形成的角度來看，特別是東正教信仰，神學的思考經常是以神秘經驗為基礎的。在一般的情況下，理性主義觀點有其不容懷疑的權威，因為理性主義要求明確的證據，並據理力爭直到對方臣服於理性

---

<sup>8</sup>同上註，頁 116。

<sup>9</sup>布爾加科夫著，董友譯，《東正教—東正教教義綱要》，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頁 202。

之下。然而對經驗者或信徒而言，如果他選擇以沈默的直覺來反駁理性的結論，理性主義的觀點是無法滿足經驗者的，因為經驗者體會到人性更深的層面，而這點，是理性主義無法全部解釋。經驗者的整個潛意識生活、衝動、信念、需要以及直官感覺等等，是一種前提，這使得經驗者清楚地知道，自己所信仰、所經驗的東西會比任何理性主義的強辯更加真實。<sup>10</sup>

### （三）神秘經驗具有改變能力

神秘經驗不僅提供心智訊息，同時還會改變人生。經驗者的心中有一道光亮起來，使人看見以前從未見過的事，知道了用別的方式絕對無法得知的事實，進而影響經驗者的決定。詹姆斯認為神秘經驗的四個特性之一是這經驗具有知悟性(Noetic quality)。神秘經驗是對於講求推理的理性所無法探測之深刻真理的洞悟。神秘經驗是洞見、啟示，雖然無法言傳，但充滿意義與重要性，甚至會產生對於未來一種奇特的權威感。<sup>11</sup>例如，對諾索夫而言，在異象中的神秘經驗的意義與重要性，就是讓他明白了對信仰忽視的罪過，因為，一連串的痛苦折磨，是以前犯下種種罪過的代價。並且進一步，還啟示他肩負起宣講的責任，為經驗作證。

## 二、東正教中的神秘性與諾索夫的神秘經驗

洛斯基(Лосский В.Н.)是俄國神秘主義的神學家，其神秘思想奠基於托名狄奧尼修斯的「上帝無名」論與帕拉馬(St. G. Palamas)的「神性潛能」論，因此，他的神學是屬於否定神學。<sup>12</sup>洛斯基在其重要著作《論東方教會的神秘神學》中提到：

---

<sup>10</sup>張志剛，《走向神聖—現代宗教學的問題與方法》，頁 122,138。

<sup>11</sup>詹姆斯著，《宗教經驗之種種》，頁 458。

<sup>12</sup>所謂的否定神學(negative or apophatic theology)並非指其神學是悲觀的、有缺點的、缺乏良好品質的，以及內容有問題，因而被否定。相反的，所謂的否定是指「拒絕承認」，亦即將神學作為科學處理時所抱持的一種「拒絕」態度或思想程式。在論及神學時，寧持拒絕而非肯定的方式，亦即一種帶有拒絕、沈默方式的神學。與之相對應的是肯定神學(affirmative or kataphatic theology)。否定神學是基於在對人類之間無限的、絕對的、神聖的愛之奧秘作有限的科學及系統的討論時，一方面有如真欲成為有關神的言語，但另一方面，卻感到談及此奧秘時，實有深沈的不適切性、缺陷和無力感，因而往往傾向於使用沈默拒絕的方式。加之各地區歷史、文化等因素，在討論宗教實際問題時，他們寧可採取這種否定的神學。參閱《神學辭典》，頁 269。

「東方傳統從來不把神秘主義與神學、神性的神秘個體經驗與教會宣稱的教義清楚地劃分開……教義表達的是啟示的真理，對我們來說，顯得像深奧的神秘。這一教義必須在這樣一種方式中存活，即不是讓這一神秘適應我們理解的方式，相反，我們必須致力引致一場深遠的變化，靈魂的內在轉變，以使我們會更多地汲納神秘經驗。」<sup>13</sup>

正如本論文所提及的，俄羅斯的靈魂，與正教密切相合，互為泉源，表現出了對「絕對者」的永恆而牢固的追求渴望以及純粹是神秘本性的靈感。東正教異於西方的公教的特點之一，是它無法接受教條式的經院神學，俄羅斯的靈魂不需要神學思想建構下的上帝，而是要上帝親臨其中，揭示自身，並據此來豐富神學。西方經院神學注重證明的和辯證的知識推理，而東方神秘神學則注重個體感性經驗的體知，認為經驗體知要高於推理知識的理知，因為上帝的實在高於理知，教會的教義對人的理性總表現為兩律背反。洛斯基認為，不可知性(unknowability)不等於不可知論(agnosticism)或拒絕認知上帝。其方式是要透過合一，即聖化(deification)，把心靈提升到跨越一切理解的實在。<sup>14</sup>因此，早期教父所受的靈感，所經驗的神聖對人類而言才是通往真理的道路。他們認為，對這隱蔽的「超越者」加以思辨是不好的，而應用沈思和默想，讓「奧秘」(тайна)發出光明，並使我們沈浸在這種光明中。這樣一來，不論禮儀或是聖像崇拜都蘊含著神秘性，它們遠遠超過推理、概念和理論的框架。因而，具有神聖意義的教義，嚴格地和儀式、言談舉止以及生活不可切割。早期大公會議定下的教義猶如讚頌上帝的頌歌，迅速地融入禮儀敬拜中，而三位一體、耶穌基督的贖世工程、信經等都可在對聖像的沈思中都得到驗證。教會常做的是祭獻與祈禱，而不是教訓與規定。<sup>15</sup>

對此，神學家布爾加科夫(Булгаков С.Н.)有進一步的說明：「神秘主義是東正教的空氣，是密度不同、但恆久在它周圍圍繞的空氣。」又說：「東

---

<sup>13</sup>參閱楊德友譯，洛斯基著，《東正教神學導論》。中譯本導言，頁 xxiii。

<sup>14</sup>同上註，頁 xxvii。

<sup>15</sup>楊德友譯，葉夫多基莫夫著，《俄羅斯思想中的基督》，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頁 28-29。

正教的生活同異象密切相關，沒有這種異象便沒有東正教生活。」<sup>16</sup>在東正教信仰中，這個神秘性藉著禮拜(богослужение)與祈禱展現出來。祈禱者或參與禮儀的人，共同進入主、聖母、聖者的生活，成為不可見世界的參與者。東正教的禮拜若離開了神秘主義的前提，便會失去了效力。所以東正教的禮拜首要於神秘主義的感情，說明這種感情，培養這種感情。例如聖體聖血聖事，透過領受耶穌基督的體和血，與之結合，成為祈禱與冥想的根源。聖體聖血的重要在於，他使人的心境越發光亮，藉由同道成肉身的基督結合，不斷與基督晤見。這種晤見具有神秘的戰慄震撼人的本質，人開始出現在最高現實(высша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面前，而最高現實則進入人的生活，因此把他變成易於接受最高現實的人。<sup>17</sup>正如托名狄奧尼修斯之見：上帝之不可知，是因祂在本體論上超然於此世；卻能透過聖化的過程，與這神秘的上帝合一。<sup>18</sup>

而諾索夫在自己的異象中是否也展現出東正教的神秘性？他是如何與這神秘的上帝相遇？以下將從無形、耶穌聖名、祈禱儀式以及諾索夫的皈依來作分析。

### (一) 東正教神秘性是无形的(上帝無以名狀)

假如上帝並沒有使人產生形象，人是無法去形構上帝的形貌。最顯明的例子便是聖像畫：畫家一定是藉由聖靈的牽引，是上帝的親臨才能完成。在《異象》中，雖然諾索夫並沒有親眼目睹上帝的容貌，但讓他明白感受到上帝存在的首先是聲音，接著是那看不見卻感受得到的力量；聲音的引導與力量的推動，在諾索夫所見的異象中，漸漸明白上帝對他所要進行的啟示。藉由聲音與力量，我們也同諾索夫體會上帝仁慈、公義，與全能的形象。諾索夫並沒有刻意理性地去思索追求上帝，相反的，是在不經意的平常日子，下工後的休息，上帝找上了他，開始異象之旅。

---

<sup>16</sup>布爾加科夫著，《東正教—東正教教義綱要》，頁 203。

<sup>17</sup>同上註，頁 204。

<sup>18</sup>楊德友譯，洛斯基，《東正教神學導論》。中譯本導言，頁 xxv。

## 1. 聲音：

### a. 仁慈安慰的聲音：

諾索夫在痛苦中，祈求上帝的救援，當上帝回應他的呼求後，他的心因喜樂而躍動著。在去雅瓦島作補償的諾索夫，也得到上帝的仁慈的應允，離開房間的囚困。

讓我驚訝地，在收音機的喇叭有聲音說：「誰在那裡呼喊著？」聽到聲音後，我有精神地抬起頭，很快地回應說：「是誰？從哪處說話？」聲音回答我說：「就是你在呼求的那位！」那時我的心因喜樂跳動著，淚如管下，在淚的苦痛下我說：「解救我脫離這苦難吧！我主！給我這罪人延續的生命來悔改吧！」 在林木工廠的異象

聲音從上頭說：「演奏得很好，現在安心地休息一下：你已經盼望休息很久了！」 在冰冷地獄的審判和定罪

聲音低聲說：「你知道你在那裡嗎？」我回答說：「我知道，我主！」又輕輕地告訴我說：「你將脫離囚罰而自由。」之後我就不在那房間了。 在雅瓦島

我聽見，在林木工廠上頭飛機盤旋轟隆作響，聲音從上頭傳來說：「等一下！不久真摯的心將造訪你！」 在空中的空間

### b. 訓斥教導的聲音：

上帝教導諾索夫，世間的一切有自由的選擇善或惡的門，但是選定之後，便是時間的終結，進入到永恆。也教導他傳統蓄留鬍子的重要，以及面臨死亡檢驗時該有的態度。

聽見有聲音從上面說到：「所有人間的東西都走進兩門中之一，就不再走出。」 門的異象

在澆灌的風中，出現傾聽我祈求的回答：「假如在你生命中珍惜自己的兔子尾巴，<sup>19</sup>那麼你就可以在這裡找的藏身之處。」

在冰原上

聲音問我：「你承認從你舌頭出來的誹謗嗎？」我就說道：「我的上帝，你一切都知，怎能不承認呢？」於是又說：「假如你是誹謗者，為自己選一個小掛鉤吧！」 文獻的異象

那時聲音就斥責地低聲對我說：「你在做什麼？要變成永遠的畸形嗎？不要遲疑，將自己的頸子放在窗上！死神會用他的鐮刀，最後一次來檢驗你！」 又見死神的異象

### c. 指引道路的聲音：

上帝導引諾索夫去經歷異象，完成上帝的指示。在他飢寒交迫，也指引他方向尋找食物和避寒的衣物。（雖然這其中另隱含著罪過的啟示）

聲音再一次在耳邊輕聲說：「不要怕，靠近一點：你知道那本書。」我已經害怕地緊貼著牆壁：希望圓球的火花不要來。那時聲音不罷休地在耳邊明確說著：「用自己的舌頭熄了圓球吧：它燒起來，它應該熄滅。」 在林木工廠的異象

這時有聲音向我解釋：「你知道十字架的直杆嗎？在杆子的下端，有溫暖的水流過，圍繞著十字架並往上升，到了杆子的頂端，那時就會順著杆子留下溫暖的水流並解救你。」 在冰冷地獄的審判和定罪

---

<sup>19</sup>兔子尾巴比喻為鬍子，因為諾索夫在經歷異象前，留有像兔子尾巴的鬍子，但流於世俗，很早就將鬍子剃掉了。



我耗盡最後的力氣，再次祈求上帝讓我免於飢餓折磨。聲音說：「走向高高的山丘，那裡可以找到食物和飲料。」於是聲音從高處說：「走到山丘後面，有綠色的植物迎接你！」這對我來說是多麼需要呀：我想要使身子暖和，找到吃的東西。聲音隨後說：「走入低地，那有一些帳幕，走進你想要的一個。」我聽見聲音說：「順著山谷跑向地平線，那有另一個地方迎接你：你的衣服就在那裡！」於是我興奮又期待依指示的方向跑向地平線 在冰冷地獄的審判和定罪

## 2. 看不見的力量：

.....某種看不見的力量拉著我靠近到冒著火花的圓球，並且我不自主地打開嘴巴，不情願地舔了圓球。..... 在林木工廠的異象

但是躲去哪裡？逃到哪裡？沒有門，也沒有窗戶。尤其我知道，有一個看不見的力量正監督著我。那不可見的力量無意中把我帶向那些掛鉤，雙頰不願意地向後退，舌頭從口中伸出，被銳利的掛鉤鉤住了，並將我往上拉，使我說不出話來。 文獻的異象

審判完之後，立刻在我面前的土地裂開了，好像可通行的裂縫，那看不見的力量通過縫隙行動著。這個灰燼的山谷留在身後，在我面前的土地分開了，看不見的力量將我帶向前。我聽見聲音說：「這裡就是冰冷的地獄！」 在冰冷地獄的審判和定罪

我害怕地也不想走進黑暗與惡臭中，但是看不見的力量讓我移動著，門關了起來，我為女兒痛苦，同情她的災難，但卻無力幫助，因為看不見的力量不斷沿著走廊移動著我。 在海之底

上帝藉由聲音指示諾索夫該如何作，並以那看不見的力量讓他接受痛

苦與折磨，從一個異象到下一個異象，完成上帝要對他的啟示。這個聲音有時是嚴厲的訓斥或詢問，讓諾索夫明確知道自己的罪過；而有的時候是充滿仁慈的回覆與引導，讓諾索夫感受到上帝的寬容。聲音的不同形態，讓人們認識，上帝在人的生活中，有著「仁慈的父親」、「指正的導師」、「方向的領航者」的形象。而全能的上帝，也藉由看不見的力量，促使諾索夫完成異象的啟示。諾索夫對看不見的力量描寫，形成了神秘的張力。「看不見」卻監督著他，對諾索夫而言，是那般有力與實在。諾索夫在異象中，猶如一個神秘經驗的參與者，一個接受啟示的領受者。他並沒有主觀意識的臆想，而是全然接受安排。

## （二）呼求耶穌基督的聖名

呼求耶穌基督的聖名，是體現神秘性的傳統之一，因為在呼求上帝聖名中，上帝會臨現在呼求中。從古代苦修士費瓦依達(Фиваида)和中世紀聖山的靜修主義者(исихастов)，<sup>20</sup>到今日的喀琅施塔德斯基(Кронштадский)的苦行者約翰(Иоанн)，都強調呼求聖名的意義。在祈禱中，重複誦念幾十次，數百次甚至無數次祈禱文：「主、耶穌，上帝之子，請饒恕我這個罪人，阿們。」(Господи, Иисусе Христе, Сыне Божий, помилуй мя грешнаго. Аминь.) 耶穌祈禱文(Исусова молитва)成了呼求聖名的主要核心。由於內容相當簡單，因此祈禱文的效力不在於它的內容，而是在於耶穌基督這個甜蜜的名字。根據苦行者的見證，這個聖名具有上帝在場的效力。耶穌祈禱文的特殊意義是展現耶穌神人二性合一的奧秘，同時福音書和新約中都認為聖名有著「道成肉身」的效力，在上帝成人中耶穌兼有「上帝與人」本質的統一。十四世紀聖山修士格列高利 帕拉瑪(Григорий Палама)的信徒證明，耶穌祈禱文的作者看到了耶穌之光，並認為這是顯容之光，寵愛之光。有些信徒把整個世界，一切受造物都看作這種光，並洞察到他上面的聖名印跡，因而感受到非塵世的歡樂。總而言之，內含在人們心靈中的耶穌名字給人聖化的力量，是「救贖者」賜予我們的力量。<sup>21</sup>

<sup>20</sup>靜修主義產生於第四世紀，在東方教會十分流行，主張緘默，按照基督的禱告方式進行不間斷的禱告，追求人的神化，渴望與上帝結合，並且認為只有靜修主義的方式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參閱張百春，《當代東正教神學思想》，頁 16。

<sup>21</sup>布爾加科夫著，《東正教—東正教教義綱要》，頁 205-206。

諾索夫在異象中，受盡折磨與考驗，在痛苦中，他呼求耶穌基督的聖名來援救他，而耶穌聖名確實也展現了效力。

就像陪同耶穌基督一起釘著的強盜：我被釘在這牆上是罪有應得：「原諒我！我主！因禱（耶穌基督）的聖名，原諒我從年輕到現今，思、言、行為上的過失。」 在林木工廠的異象

當最後一次，也是永遠躺在無以忍受的冰冷地板上，我不斷地盡全力向耶穌基督祈禱，唸著八字禱詞。<sup>22</sup> 在林木工廠的異象

……因此我坐在地板上，不斷地以耶穌基督之名的禱詞呼求上帝幫忙脫離臨到的苦難。我知道，漫長寒冷的冬夜來了，牆後肆虐著寒冷，我知道，沒有人會來幫忙我。我唯一的希望只有上帝。 在林木工廠的異象

內心糾結，淚流地我以耶穌基督的禱詞祈禱哀求上帝。無意間，也許過了幾小時，讓我驚訝地，在收音機的喇叭有聲音說著：「誰在那裡呼喊著？」 在林木工廠的異象

根據苦行者的見證，耶穌祈禱文有三種形式或階段，而這三個階段的差別主要是顯示出在祈禱時的內在過程：首先是不斷誦念的言禱或是口禱，這時要求一個適當的純淨靈魂，充滿愛與順從的心。接下來第二階段是理智或靈魂的祈禱，不同於第一階段是人的理智已經不斷完成祈禱並集中在耶穌基督的聖名上，因為這名字已揭示出他所包含的基督力量。這時人才擺脫理智所造成的迷誤，進入上帝的思索中。最後的階段是在靈魂與心靈中進行的祈禱，人們稱作「智慧作」(умное делание)。祈禱文滲透人的本質，苦行者吃驚地把自己看做神靈之光。耶穌祈禱文在心靈中不斷地，毫不費力地被創造出來，耶穌的名字之光也通過心靈普照宇宙。<sup>23</sup>從上述在林木工廠的異象 的例子中，諾索夫也是起先意識到了耶穌基督的聖

---

<sup>22</sup>即 Господи, Иисусе Христе, Сыне Божий, помилуй мя, грешного. Аминь.

<sup>23</sup>布爾加科夫著，《東正教—東正教教義綱要》，頁 206。

名，經過不斷的誦念，將心思專注於上帝的拯救，最後不知過了多少時刻，耶穌聖名的帶來了上帝的回應。

### (三) 祈禱時儀式的效力

如同耶穌聖名的效力，當儀式獲得了神聖的神秘性之後，便有了力量。舊禮儀派之所以反對將儀式變動，從神學角度來說，是因為會因此而失去神秘的神聖性，固定的動作才能享有神秘的效力，反之，便起不了作用。所以，當諾索夫一面呼求耶穌基督的聖名時，他也想起了該如何作些舉動，配合祈禱。畫十字聖號，雖然簡單，但對東正教或天主教的信徒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儀式，因為它伴隨著禮拜起始、祈禱、還有聖事的舉行。對東正教信徒而言，十字架代表了除免世罪的羔羊，耶穌基督溫順謙卑，並空虛自己以救贖人類。基督不服事自己，情願降生塵世，毫無怨言地承受惡言、辱罵與斥責，卻還之以愛。這樣的精神，也深入了俄羅斯的靈魂之中。藉著十字聖號，諾索夫從冰凍中恢復了溫暖。

突然念頭停留在重要的事上，就是在最後一次劃十字聖號，基督徒們必須用右手劃十字保護自己，尤其這將是證明我是死在思念上帝的。所以我忍耐著地勉強用右手，幾乎是尾端的手指劃十字聖號，依傳統將雙手放在胸前，就像安葬死去的信徒，我彷彿永遠永遠地睡著了。我無法想像過了多久時間，我從夢中甦醒，感覺我的右手十分的溫暖，而溫暖也向心臟移動著。於是有念頭，左手也應該這麼做，左手劃了十字聖號，又再次睡著。我想，過了短短的時間，我打開眼睛，感到我的雙手是溫暖的了。

在林木工廠的異象

### (四) 諾索夫的皈依

對神秘經驗的反應，有人因此會更接近信仰，有人則產生排斥的心

理，<sup>24</sup>且如同洛斯基所言，神秘經驗豐富的汲取是靈魂內在深遠的轉變。經歷了神秘經驗，確實給諾索夫帶來了轉變。諾索夫重新思索祖先們的世界觀，選擇了皈依信仰。值得注意的是，對諾索夫而言，大半人生後的神秘經驗帶來的皈依，是強而有力的同時久遠不變的。

皈依(conversion)這一詞的涵意，本是轉變、轉換的意思，也就是由一種狀態轉換到另一種狀態。詹姆斯給皈依一般的定義是：「某種一向分裂並自覺為卑劣、不快樂的自我，由於比較穩固地堅持宗教的真實，逐漸或突然變成統一、優越而且喜悅的過程。不管我們是否相信這必須經過神聖力量的作為與否。」<sup>25</sup>諾索夫的皈依，是突然的轉變，當他在異象中意識到之前的錯誤與罪過，決心轉向上帝，而上帝也賜給他一顆真摯的心。（等一下！不久真摯的心將造訪你！ 在空中的空間）也就是說，諾索夫突然意識到了自己人生的終極關懷，雖然啟發者是神聖的神秘力量，非他自我的尋求，但原先隱而不現的終極關懷狀態覺醒了，開始意識到終極關懷的存在。<sup>26</sup>如果依照美國學者藍波 勒偉斯(Rambo Lewis)的皈依理論，諾索夫的皈依型式可歸為一個人在同一宗派信仰內，信仰程度的加深。<sup>27</sup>因為諾索夫藉由異象的啟示，拾回舊有的信仰，並全身投入宗教教育的工作。

皈依是一種過程，皈依的形式豐富又有許多變化，勒偉斯將這一過程分為七個階段作為皈依過程的模式，而詹德隆 路易士(Gendron Louis)對這過程模式又將它區分為三大部分：首先是一、環境，(包含了皈依者的文化、社會、個人、宗教因素)，再來是二、階段(包括了危機、探問、會遇、互動、投身)，第三是結果(倫理皈依、理智皈依、情感皈依、宗教皈依)。

---

<sup>24</sup>魯燕萍譯，田立克，《信仰的動力》。台北：桂冠圖書，2000年，頁13。

<sup>25</sup>詹姆斯，《宗教經驗之種種》，頁235。

<sup>26</sup>田立克，《信仰的動力》，頁105。

<sup>27</sup>藍波 勒偉斯將皈依過程中的各種因素，作有系統的整理與研究，他結合了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心裡學和神學的角度，提出了皈依理論。他將皈依的形式分為五種類型：1.從沒有信仰到有信仰；(Affiliation) 2.一個人在同一宗派信仰內，信仰程度加深；(Intensification) 3.在同一信仰宗派內改變歸屬的門派，如在基督教內由長老會改到聖功會等(Institutional transition)；4.改變信仰宗派，如由民間信仰改信佛教(Tradition transition)；5.放棄信仰(Apostasy)。參閱 Lewis R. Rambo, *Understanding religious convers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轉引自許惠芳，*皈依的過程理論與個案分析*，碩士論文，輔仁大學宗教學研究所，1993年，頁3。

<sup>28</sup>從這模式中，我們可以分析出諾索夫的皈依經過與其神秘經驗具有密切的關連性。諾索夫未遭遇異象前，其環境是一個世俗的社會文化環境，對宗教信仰並沒多大興趣的生活。但是在中年時期的一個寒夜，他遇到了一個瀕臨死亡，一再生病又痊癒的危機。在《死神的異象》中清楚的描繪了他面臨死亡的驚懼，以及他因失眠而被送進醫院。於是在異象中，他問自己為何遭逢這樣的際遇？是否自己作錯了什麼？會遇階段的傳道者，對諾索夫而言，是上帝的親臨與啟示，直接與他互動，在彼岸世界中將從一個異象帶到另一個異象，並賜予他改過的機會。諾索夫走出異象，重新思索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決定皈依宗教信仰。

諾索夫的皈依，在學者康 渥特(Conn Walter)研究的皈依類型中，是屬於深度的靈性皈依(Religious conversion)。中年以後的幾年，可能是一個人轉變到宗教性生活的機會，即使他從小就歸屬某個宗派，在信仰的環境長大，仍須經過一些階段。<sup>29</sup>所謂的深度靈性皈依是指，陷入了另一個世界的愛中，是被終極關懷所攫取，是完全且永久的自我交付，一個人對自我超越的渴望和能力在深度靈性皈依中喜樂的實現了。這種愛超越一切人類的愛，是無條件的、全心、全靈、全意、全力的愛。在基督徒的經驗中，唯有和那神秘的上帝相愛，才会有這樣奇妙的效果。因此，諾索夫要說：「這裡就是天父給予我這樣的一個罪人，恆久的忍耐與仁慈。」 代序。深度靈性的皈依不只是絕對宗教性的，也不只是投入一個宗教系統，而是徹底的歸向神，讓神佔據身活的中心，讓上帝掌管並領導一切的生活。<sup>30</sup>

## 第二節 《異象》中諾索夫的神秘經驗之教諭性

諾索夫的異象經驗，除了改變了自己的生活，諾索夫也希望這種異象經驗能影響其他的人，所以他記錄下來，留給子孫們豐富的精神遺產。

因此，雖然事情過了十二年，而記憶中卻如昨天。所以我只  
有在數十頁中寫下我所見到的，希望讓你們和其他相信的人知道

---

<sup>28</sup>參閱 許惠芳，〈皈依的過程理論與個案分析〉，頁 5-20。

<sup>29</sup>同上註，頁 32。

<sup>30</sup>同上註，頁 34。

## 這事情。 代序

「看見異象的聖徒都是神智清楚、反應正常，思想健全，記憶正確。他們看見後能照神的吩咐去傳達，或書寫下來，或用生活的行動去傳遞，叫百姓看見、聽見而明白神的旨意。」<sup>31</sup>雖然諾索夫不是聖徒，只是俄國北方的一介小農民，人生前半期也與世俗人一般為生活忙碌。但具有神秘傳統的俄羅斯靈魂是很自然地經常感受到上帝永恆的臨在。如同新神學家聖西梅翁<sup>32</sup>(Симеон Новый Богослов, ?-1022)十分強調的：只有我們意識到被基督所圍繞浸潤，我們與上帝的合一才是真實的。<sup>33</sup>因此，經歷神秘經驗，看見許多異象的諾索夫，必然要將這神秘的經驗與他的後代與信徒們分享。正如諾索夫在 代序 一開頭就說：我親愛的孩子們，我要向你們呼召，你們應當留意發生在我身上的神秘經驗。為的是讓信徒們能覺查自己所犯的罪過與上帝救贖的恩典，為的是喚醒信徒注意自己的靈魂與追尋真理的道路。神秘經驗不僅是堅強了自己的信仰強度，也為自己的信仰團體加入了豐富有力的見證。

### 一、信仰與象徵

既然東方教會的神秘性是信仰的源泉，雖然神秘經驗具有詹姆斯認為的不可言傳性 (Ineffability)。但是，神秘經驗在某個層面上是信徒共有的精神寶藏，因為對於經驗者而言，是最直接與神聖接觸並擁有獨一無二的感受，這樣的感覺是任何第二者無法理解的，除非是針對也有過神秘經驗的人，他們可以試圖以同理心來感受。沒有人能使一個從來沒有過特定感覺的人，了解那種感覺所包含的性質與價值。人必須有鑑賞的耳朵，才能

---

<sup>31</sup>黃彼得，《認識得勝的基督：教會卓越的根基與建造：啟示錄教義釋經》。台北：校園書房，1995年，頁49。

<sup>32</sup>東正教神學傳統只有三個人享有神學家之名，一個是福音書的作者約翰(Иоанн)，一個是納西昂的聖格利高里，又稱神學家格利高里(Григорий Богослов, 328-390 гг. н.э.)，另一個就是聖西梅翁。所謂的「新」是相對於納西昂的聖格利高里。新神學家聖西梅翁是拜占庭的靜修主義傳統的著名代表和精神領袖。在許多神學問題上，他延續了托名狄奧尼修斯(Псевдо-Дионисий, Ареопагит?-? гг.)、聖馬克西姆(Максим Исповедник, 580-662 гг. н.э.)和大馬士革的聖約翰(Иоанн Дамаскин, о. 675-749 гг. н.э.)的觀點。前輩們關心的是基督論的問題，而西梅翁的神學則是從聖靈的立場出發，他強調的是聖靈的啟示和恩賜。參閱張百春，《當代東正教神學思想》，頁16。

<sup>33</sup>楊德友譯，葉夫多基莫夫著，《俄羅斯思想中的基督》，頁29-30。

懂得交響樂的價值；人也必須嚐過戀愛的滋味，才能知道戀人的感受。缺乏心靈或耳朵，我們就無法給予音樂家或戀人一個公正的詮釋。<sup>34</sup>不過在這層面是指那最源初的經驗是全屬於經驗者本身的。在東正教神秘神學中，上帝是超越一切的力量，至高無上，認識上帝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永遠神秘的上帝，祂不可知，人的理性永遠無法明白祂的本質。第二階段是可以知道與感受得到的上帝，但卻無法以言語表達，這便是神秘經驗者感知的上帝。第三階段是可以用人類的語言來表達與認識，而這便是宗教信仰中象徵的語言。<sup>35</sup>因此，要認識神秘的上帝終究是難以企及，而只有象徵能使人們認識上帝的臨在。<sup>36</sup>

為什麼象徵語言可以讓我們認識上帝？可以先看看田立克 保羅 (Tillich Paul)如何分析象徵的特性。

首先象徵和符號(sign)有一個共同點：它們代表的意義都超出本身而另有所指。好比紅綠燈、某些數字、或數學符號都代表某種意義，是約定俗成的，沒有任何的邏輯關係。不過象徵與符號的差異是在於，符號和其所指的意義沒有絕對關係，而象徵剛好相反。因此，人們可以因為方便或習慣的理由更替符號，但象徵卻不容許任意的更改。例如，已有象徵意涵的國旗，是具有代表國家的尊嚴與權力。

這裡便道出了象徵的第二個特性，象徵和本身的意義內涵是關係密切的。因為攻擊國旗就會被認為是危及團體的主權與尊嚴，是一種褻瀆的行為。

象徵的第三個特性是：象徵啟示了一些原本不為人知的事實。一切藝術創造的象徵，都可以指陳出某種程度的事實，其他的媒介在這方面都望塵莫及。例如一幅畫或一首詩所啟示我們的真理，往往不是科學方法所能達致的。

象徵的第四個特性是，不僅開啟了事實中原來不可企及的向度，而且

---

<sup>34</sup>威廉 詹姆斯，《宗教經驗之種種》，頁 458。

<sup>35</sup>樂峰，《東正教史》，頁 43。

<sup>36</sup>魯燕萍譯，保羅 田立克著，《信仰的動力》，頁 103。



也開啟了人類心靈中與這些事實相關的向度。因為在人類的心靈中，潛藏著一些除非透過旋律或節奏，否則便永遠無法觸及，永遠渾然不覺得隱密部分。

象徵的第五個特性：它不是蓄意製造出來的。象徵是從個人或是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產生出來的，除非我們生命中的無意識部分接受這些象徵，否則它們一點效力也沒有。

由於象徵不能蓄意製造的事實導致了第六個特性：象徵不會因為人們有所渴望便會自然發展，象徵更不會因為來自科學界會現實界的批評而消失無蹤。只有當象徵在原來的團體中得不到回應之後，這個象徵才會失去意義。<sup>37</sup>也因此，尼康要將具有象徵意義的儀式更動時，便造成了分裂的悲劇。

真正的至高者，以無限之姿超越一切有限的現實。因此，沒有任何一個有限的事物能夠直接而正確地表達其意義。不過，當象徵與其最終意義(那至高者)有所牽連時，象徵就超越了本身的自我範圍。信仰只能藉著象徵，表達出意義與價值，所以，象徵的語言便是信仰的語言。<sup>38</sup>因此，藉由事物、事件、人物、團體、文字、文件等來傳達神聖的象徵，都是信仰的豐富寶藏。這些具有神聖意義的事物本質上雖不神聖，但是它們超越了本身的有限範圍，指向神聖的本源，也指向信仰的終極關懷。

諾索夫在《在林木工廠的異象》中，為了表達人類世界的終結與末世審判的必將到來，他根據古老的多神信仰和基督教思想在世俗和在傳統象徵語言中，對生命週期有一定時間的概念來表達，而「輪子」這關鍵的形象便是構成有特色的週期象徵。<sup>39</sup>異象中諾索夫向「至高者」請求寬恕並延長他的生命，然而「至高者」卻問他說：

「當整個世界已站在結束邊緣的時候，為什麼你還想要長久

---

<sup>37</sup>同上註，頁 37-39。

<sup>38</sup>同上註，頁 40。

<sup>39</sup>Мелихов М.В., “Видения печорского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ого писателя С.А.Носова”, АРТ, Сыктывкар, 1998. с.129.

的生命？請看看並思索一下，這世界的輪子已經從自己的移動中停止了。還剩一個輪子在動著，但在很短的時間內也會停止。」我望向照亮的走廊的盡頭，並且看見：一些輪子站著，好像是從時鐘出來的，只是它們的樣子很大，看著它們的最高點或是最低點，都看不到邊。我算著它們的數量，有七個站著不動，而第八個輪子勉強用眼睛可以看到還在動著。我驚訝為什麼我以前都沒見過，畢竟它們都自己靠著窗站著？因此我看著輪子，有想法這樣暗示著我：七個站著的輪子可能意謂著過去的七千年，<sup>40</sup>第八個稍稍動著的輪子，看來是正進行著的第八個一千年 在林木工廠的異象

## 二、苦難的象徵與真理的道路

在《異象》中，很多部分描寫了諾索夫經歷的折磨與苦難，雖然這是上帝要他知道這是罪的代價。但是諾索夫除了營造同悲同難的感受，讓讀者也知道犯罪的後果，更希望勉勵信徒苦難中，不要忘了上帝的仁慈，因為通往真理的道路是充滿考驗與苦難的。

### （一）苦難的象徵

為了表達受苦難的形象，諾索夫借用了對北方居民有意義的象徵，不僅讓自己的神秘經驗有特色，更讓自己信仰團體的人們容易接受，以明白上帝對罪人的賞罰分明。因此，異象中有北方的自然景象，北方農民日常生活與習慣的相關細節，這些在作者的詮釋下，獲得了獨特的象徵功能。例如北方的寒冷，對諾索夫或信徒們而言，那是一種折磨。在啟示錄影響下，作者藉著啟示錄中的「玻璃海」<sup>41</sup>的形象，帶著北方特點地描繪了彼岸世界。

期盼著，希望陽光照熱的流水能到我這來，使我稍稍輕鬆。

---

<sup>40</sup>俄羅斯東正教認為西元 1492 年是距離上帝創世後第七千年的終止。現今已是進入第八個千年。

<sup>41</sup>啟示錄第十五章 2 節：我又看見好像有個攙雜著火的玻璃海；那些戰勝了獸和獸像及牠名號數字的人，站在玻璃海上。天主教司高本聖經，頁 1966。

但是期盼落空：永遠的寒冷永不過去。 秋風又再次吹起，隨後就是狂風暴雪，一切訴說著又是嚴寒的冬天逼近。多麼難以形容的害怕與凌辱侵佔我，春天和夏天無法撫慰我，嚴峻的冬天又迫在眉梢，悲傷與孤獨在寒冷中毫不留情的出現。 在冰冷地獄的審判和定罪

在無邊際的荒原找尋藏身之所，儘管是小灌木、小樹、或是小山岡，但是什麼都沒有，所有的都是玻璃般的冰面。 在峭壁，在寒霧中出現了人們，發抖著，搖擺著，咬好的衣服和皮毛也無法護禦他們。 在冰原上

至於懲罰諾索夫的工具之一的掛鉤，諾索夫更在結構上強化，使其看似滾木場的打樁機，這也是北方農民熟悉的東西。

房子中間立著一個大車輪，它的高度超過了天花板，在輪子上密密麻麻的有像小輪子的齒，在每個齒上掛著小掛鉤，就好像在商店掛著肉做展示的鉤子。 輪子慢慢地繞著圓圈動，那些掛鉤從我的方向向上移動，而從另一個方向落下，就好像是在滾木場的打樁機。 文獻的異象

基督受十字架的苦刑，在基督信仰中的象徵意義，有著救贖與為眾人之罪過受苦的象徵意涵，也是信徒眾所皆知的。那釘子的傷，在諾索夫的感受中，猶如火燒。諾索夫明白那些失落信仰的日子，他的受苦是理所當然的。於是仿效十字架苦刑，為自己的罪過也承受痛苦。<sup>42</sup>

我覺得我的身體如同在火中燒著，然而不是因為熱，而是因為直立在加強用的灰板條牆上的鐵釘撕裂的傷口。 我使出最後的力氣，用背靠著牆，手沿著牆伸開到肩膀的高度，開始流淚地祈求天父原諒我所犯下的罪過，在最後的幾年我沒有在脖子上戴著的十字架。腦中浮現的是自我批判，就像陪同耶穌基督一起

---

<sup>42</sup>Бахтина О.Н.,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радиц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лова*. с.220-221.

## 釘著的強盜 在林木工廠的異象

受苦中，諾索夫知道自己並沒有準備好面臨死亡，但卻滿懷痛悔之心，悔恨過去錯誤的種種。他不停的流下淚來，這眼淚不是普通的淚，而是來自上帝，為洗淨他的過犯所賜下的眼淚。因此，苦難的眼淚，取了滌除罪愆的象徵意涵。<sup>43</sup>

在我面前展示的，是對同死亡相遇全然的沒準備，我不停地從眼中流出淚來，意識到我生命的最後幾分鐘已經到來。 在林木工廠的異象

### (二) 通往真理的苦難道路

著名的俄國社會學家赫克(Hecker)，談起俄羅斯的宗教性格，提到：俄羅斯的靈魂總是透過受苦受難的意識接近上帝。在俄羅斯眼裡，基督的形象是受苦難的，沒有十字架，就沒有基督(Without a Cross – without a Christ)。極端強調基督的受難形象，俄羅斯精神的神性意向是以受難意識作基礎。追尋上帝的道路，不是一條容易的路，充滿苦難於折磨，除了忍受之外，別無二法。由於受難基督的形象有著特殊的象徵地位，俄羅斯靈魂有著深切的受難意識，表現出俄羅斯精神的宗教素質：虔敬、悲憐與羞澀(senses of piety, pity, and shame)。赫克把這稱為俄羅斯的理念。俄羅斯的靈魂向來熱愛、渴慕和追求真理，真理就是上帝，誰若追尋真理就該追尋上帝。應當注意的是，這裡真理的含義，並沒有希臘理性主義的理論色彩，所謂的真理與上帝一致，是不包含近代理性主義形而上學真理的內涵。

44

諾索夫用自己生命中許多例子與在異象中的神秘經驗，那充滿苦難、折磨及種種考驗的異象來證明，要從永恆的苦難(指地獄)獲救是可能的。正如諾索夫在 代序 中所說的：他一個平凡的人，與那些離開父親信仰

<sup>43</sup> Там же. с.221.

<sup>44</sup> 劉小楓，《走向十字架的真理—神聖的相遇》。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1年，頁11-12。

(вера отцов)的現代人們相比，大半人生過得沒有比較好或比較壞，但卻滿懷痛悔和決心要拯救自己靈魂。因為上帝考驗著虔誠的人和瀆神的人。異象中等著諾索夫的是死亡、審判、大痛苦與折磨。然而上帝是仁慈良善的，對於罪人總是恆久的忍耐與憐憫。在受苦中諾索夫補贖自己的罪過並獲得靈魂的拯救。透過異象描述的折磨與苦難，以及上帝要他經歷的神秘經驗，企圖喚起後代與信徒們回到真正的信仰並關切他們自身靈魂的得救。

諾索夫在《異象》中雖受折磨與痛苦，仍沒放棄上帝的仁慈救援：

**即使我已知道在罪惡中自己的過錯，但在無處遮蔽的寒冷折磨中迫使我呼喊上帝拯救。          在冰原上**

**苦難中我又依舊向上帝呼號：「幫幫我，我的上主，讓我躲開這些向我撲來的兩棲動物吧！」          在冰冷地獄的審判和定罪**

**我想著自己無法彌補的錯誤，找不出什麼來回答自己或是解釋自己的罪過是如何，只剩一個念頭：「就這情況了，我失敗了，就這樣！」我知道，一定要某種方式請求上帝來解救我。        看到了無法改正的災難後，一切只有再次祈求上主的仁慈。我勇敢地祈禱原諒，幫我脫離這海洋的深底。          在海之底**

諾索夫在沒有收入《異象》正文部分的自傳紀錄中，殷切地鼓舞信徒們要有忍耐力受苦的精神，為了追尋真理要勇於犧牲。因為人生有兩條基本的道路，一條是通往永遠的苦難，永無終結的痛苦，那是地獄之路。而另一條則是所有的聖者選擇的道路，雖然他們辛苦生活著並承受所有這世間的病苦與折難，但由於遵循救主耶穌基督的話，使他們得以進入天國，得到天國的福樂。諾索夫舉了一些例子：某某隱修院有超過百位的受難者，在火中或飢餓中受難，或是索洛韋茲基島近五百個教父也一樣作了犧牲；司祭長阿瓦庫姆被趕到西伯利亞等地方，也待過普斯達茲爾斯克(Пустозерск)，最後和其他人為舊信仰被火燒死。此外，有三十萬人為舊信仰而死。原因究竟是什麼？難道這些人不明白聖經教誨嗎？相反的，這些人十分有智慧，喜愛真理，厭惡虛假。他揭穿現今尼康派的信仰而遭受

苦難與死亡，我們必須追隨他們，我們便可以獲益良多。最後諾索夫簡短地提醒信徒們，若是遇著無法醫治的病時，要如聖經所說：在生病時最要緊地是滌清罪過，假如他願意接受寬恕，不向上帝抱怨。由於是生病，所以不要求信徒齋戒和禱告，只需感謝上帝。只要忍受到最後便可以得救，如果不能忍受就會滅亡。尤其現在很多人用自殺來解決一切，但要祈求上帝不要讓我們有此想法：因為自殺正是魔鬼的誘惑，希望人的靈魂與肉體都離開上帝。魔鬼在暗中將不好的思想灌輸給人們並逼迫他們成為異教徒或是失掉對來世生命的信仰。我們應當全心全意地接近上帝，用耶穌基督的禱詞祈求祂，祈求上帝不放棄我們，並給予我們一切所需。<sup>45</sup>

## 小 結

藉由直觀神秘經驗的本質，讓諾索夫《異象》的神秘經驗直接呈顯出其意義，我們發現了諾索夫的《異象》確實印證了東正教神秘性的精神寶藏。與神聖相遇的諾索夫，不只是個人的回應神聖，獻上個人的皈依，讓神秘經驗在東正教追尋真理的道路上，在自己身上展露無遺；更在充實團體的信仰精神中，擔負了神聖的教諭責任。反過來說，若是沒有俄羅斯靈魂與東正教的神秘性傳統，諾索夫的《異象》或許只能是茶餘飯後的科幻幻想，而生命的真正價值就被埋沒了。所幸，舊禮儀派文學為我們保留了這份天賜的精神糧食。

---

<sup>45</sup>Носов С.А., “Видения”, АРТ. с.156.